

对我而言,独处的好处是可以全身心舒展开来,躺在想象中的小舟,顺河水漂流,朝着生命的源头回溯。那是属于我的时间河流,只属于我。

## 留住时光

我越来越喜欢幽居,害怕外出,或者把车开到无人的海边,打开车窗,且听风吟。对我而言,独处的好处是可以全身心舒展开来,躺在想象中的小舟,顺河水漂流,朝着生命的源头回溯。那是属于我的时间河流,只属于我。我所有的温暖的回忆——哪怕它是忧伤的——都会在这条河流中展开。可以说,它本身就是回忆。对我来说,只有回忆才是真实的,而现实是虚假的,虚幻而虚伪。我只能活在真实里。但我又不能不外出,不能踏上掘城喧嚣的街道。这时,另一条河流,现实之河,会迎面撞来。最常出现我身影的地方是江海中路,它的外形很像一条河流,尽管它是虚假的河流。它如今已经从陈旧衰败中脱胎换骨了,它的路面变得平坦宽阔,宝马豪车昼夜行驶其上。这条路上有不久前开张的上河印巷,看上去人流熙攘,店铺林立,热闹非凡。尽管它有着企图复制“清明上河图”的野心,但无论怎么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,赝品只会让人恶心,遭到唾弃。这条路上还有一家“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”,这名字准会把你吓得半死。要是在夜幕中走到此处,还以为身在曼哈顿呢。当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这条路上时,我是多么压抑,我同时受两条河流的挤压,或者说折磨。它们不再是两条河流,简直是两根套在我脖子上的绷带,我都快被绞死了。

我拼命逃离其中的一根绷带(虚假的时间之河),使得两者拉开距离,这样就不会构成圈套了,可以让我安全地一头钻进真实的回忆之河,或者

说回到往昔的江海中路。而我的自行车也属于往昔,它也是时间本身。我一边躲避着现实河流的侵袭——它虎视眈眈,试图淹没我——一边回到我真实的生命(回忆)河流。我回到了烟墩桥菜市场,尽管它现在成了上河印巷的一部分,被无情地异化了,但它无时无刻不矗立于我的时间之河。就像是为了某种确认,我在烟墩桥菜市场与江海中路接壤的北门口停留了片刻,然后我往西行驶,不,我是在被河流推着往前走。我看到一个挎着元宝篮的老奶奶在我前面蹒跚独行,一边走一边拉长嘶哑的声音吆喝“五香螺儿茶叶蛋”。一听到这疲惫的噪音,我就知道,只有疲惫的日子才会生长出这样的噪音。我看到一个叫阿拉的黄包车夫蹬着黄包车,从我身旁一闪而过,接着他回过头朝我呵呵憨笑。那种笑太可爱了。那是一种能驱散你心头所有阴霾的笑。我看到华儿呆子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唱。华儿呆子喜欢穿“吊带短裤”,而他唱的虽然都是“蛮蛮螺儿”,却有着催膝摇滚乐的味道。华儿呆子是掘城的象征,如果没有华儿呆子,掘城会缺一只角。华儿呆子注定是让人用回忆来的,如果没有华儿呆子,掘城人就会集体失忆。我还看到了我父亲,他每天都在下午时分出现在江海中路上,而且总是一直向西,向西。是在为着去西天准备吗?是在为着去西天热身吗?我知道,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为去西天热身,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方式不同,我父亲表现的方式是行走。父亲晚年总在不停行走,有时我想,他是在追着什么,又像在躲避着什么,也有可能是在逃避,逃走,逃之夭夭?他衰败的背影总是让我无限悲凉。如今我的身影已与他重叠在了一起,当我呼唤他时其实是在呼唤我自己。以前我身处他世界的边缘,如今我成了他世界的中心,我是他所有的疆域。我

## 时间的两条河流

□刘剑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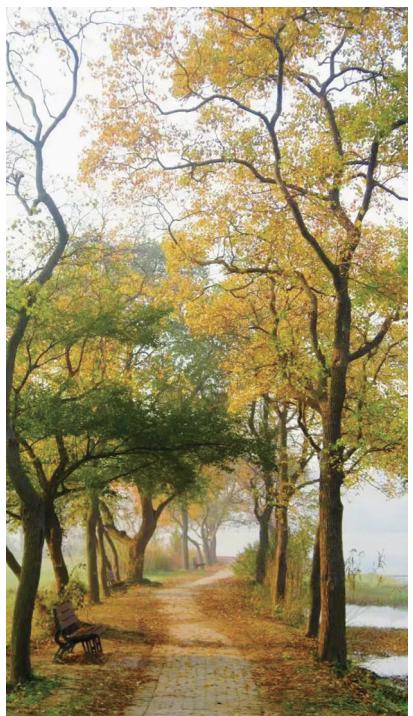
就是他。现在我把我的背影留给了我儿子。时间的轮回就这样开始了。

现在我来到了江海中路与人民中路交汇处的农工商超市。跟烟墩桥菜市场一样,它也遭遇了虚假的现实之河的灭顶之灾,可它永远留在我的河床里。我和我的自行车被河流推着从它门前过去了,我暂时不会进入它里面。这件事,要到两年以后才会发生。那时我会待在那儿等待远远放学,透过它的落地窗,可以隐约听到离它不远的实验小学集合队伍的哨声,我能看到红领巾的一角在校门的缝隙间闪烁,遥远的脸庞被它映红了,我可爱的儿子,我心里说,爸爸在这儿等你呢。我需要你焦灼地寻找我,你需要破解我心灵的密码,我需要我们父子俩之间有这样一段距离,以便让你能够助跑,然后飞一般扑向我。但这件事要到两年后才会发生。现在我要做的是继续往前走,在这儿,往西延伸的江海中路被人民路拦腰割了一刀。

我跨过锋利的刀锋,又踏上了江海中路。这里有“黄金一条街”,很长时间,它是掘城引以为傲的地标之一。在它对面(隔着马路),是波光粼粼的三元池。据史载,三元池是明万历八年守备王廷臣开挖的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路过此处。我来到时,远远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,而我回去时是我独自一人,我把远远丢在不远处的实验幼儿园了。父母总是这样,一会儿把孩子丢在这儿,一会儿又把孩子丢在那儿,而到最后就把孩子永远丢失了。你拥有孩子,就是为了最后把孩子丢失的吗?但无论如何我现在只是暂时丢失。暂时丢失,是为了再接回来,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无尽的快乐和幸福的期待。送到幼儿园,再接回来,就是在创造这个过程,而途经三元池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。后来我发现,这个

部分是如此重要,重要得它本身就是过程。有天下午,我带着远远回家时再次路过三元池。在江海中路与三元池之间是一长溜水泥栏杆,风从栏杆上吹过来,吹乱了远远的头发。我用左手握车把,腾出右手来将远远的头发。不经意间,这个动作发展成了另一个动作,“捋”变成了“摩挲”,剧情就这样出人意料开始了。当我摩挲远远的头顶时,他会转过头来,朝我莞尔一笑。这孩子笑意盈盈的目光与我疼爱的目光瞬间对视,尔后他又回过头去趴在自行车龙头上。可是我却僵住了,我被什么击中了。我当然很激动,但又不仅仅是激动,有比激动更尖锐、更辽阔、更深邃的东西。我想到了瞬间和永恒,我还感受到了忧伤。生命与生命交集时,往往是以独特的方式,而就在那个下午,这个独特的方式被赋予了我。我永远不会忘记,当远远莞尔一笑地与我对视时,我有那种快炸裂的怦然心动。这个孩子太小了,小得无法用大人世界的语言跟我交流,但他跟我对视的那一刻,我觉得他要把跟我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了。对于一个刚涉人世的孩子来说,目光是他全部的语言,是最纯净的语言,是最复杂的语言,也是他最好的语言。那里面有心照不宣,有欲说还休,那里面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那里面有缠绵和羞涩,有儿子对父亲的撒娇和任性。这是我和远远两个之间的戏剧,我们父子俩既是演员又是观众。从那以后,我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意义,我为这个意义活着,或者说为我上演这部戏剧活着。我每天都盼望下午早点到来,盼望着那动人的一刻。即使在今天,我还会骑着自行车朝着江海中路奔去。一切都未变,你的时间之河永远在那儿流淌,即使你消失了,它还会在那儿。

## 坐看苍台



一个小女孩从河边小路上蹦蹦跳跳地过来了,当她穿过一丛藤蔓环绕而成的门洞,置身于河边广场豁然开朗处,随即用脆生生的童声欢呼道:“风景来啦!”

## “风景来啦”

□江徐

“书是最好的朋友,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,但还是值得的。”翻看张爱玲私语录,读到这一句,为之莞尔,感到自己要比高度近视而需要戴眼镜的张爱玲幸运一点。因为从小至今,常常在冬日暖阳下看书,常常躺着看书,偶尔在黄昏暮色下看书,偶尔又躲在被窝里看书,总之,习惯以各种对眼睛不太友好的姿势看书,竟然能够幸免于近视。又据说到一定年纪还没近视,这辈子都不会再患上近视,真的是太幸运了。

前段时间,在手机上刷到南怀瑾先生一段视频,已享遐龄的南怀瑾先生端坐禅堂,向台下众人分享他的读书方法,以及读书破万卷却没有近视的诀窍。南怀瑾出生于温州书香门第,自幼饱读诗书,遍览经史子集,还“吹牛”说年轻时通宵看小说,光武侠小说,就看了有十多万册,卷帙浩繁的大藏经翻了又翻,为什么眼睛没有看坏呢?他说了,那是因为他看书时的态度非常恭敬。怎么个恭敬法呢?几十年来,他从来不会躺在床上,或者歪着身子看过书,一直都是正襟危坐,手执书卷,毕恭毕敬。而且,在翻书之前,他一定会先洗手,避免脏污了书,更不会把书带进厕所。“恭敬书,是恭敬自己,不是对书本。”这就是南怀瑾对待书籍的一个态度。

很多人不论看书,或者做其他事情,已经丢失掉从前的一些规矩和礼仪。南怀瑾看书时的恭敬之态,说不定还会被年轻人视为老派、守旧和形式主义呢,而骨子蕴藏规矩的讲究人,才会对过去时代的一些做派有所怀念,又心向往之。回到正题,有时通宵看小说,有时连续看一整天电视(他自己说的,看一整天电视)的南怀瑾先生,为什么没有将眼睛看坏呢?“我看电影也好,看小说也好,我要叫电影跑过来,不要两只眼睛跑到电影里头去。看书也是如此,叫书跑过来。”收敛精神看东西,而非将精神向外发散消耗,这便是南怀瑾正确看书、健康用眼的经验之谈。这一秘诀,授之于一位隐士。那时候南怀瑾还非常年轻,衣袂飘飘佳公子,一手诗书一手剑。因为他当年痴迷武功,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练至飞檐走壁,仗剑天涯。面对台下庸庸听者,年华老去而矍铄的南怀瑾追忆少年梦想时,神态中依然意犹未尽。有一天,年轻时期的南怀瑾听说杭州城隍山上有个出家的道士,懂得飞剑,他便登山去拜师。登门数次,吃了数盏闭门羹,终于得以拜见传说中的剑仙。结果呢,学过一些江湖玩意儿(江湖玩意儿,也是他自己说的)的南怀瑾并没有如愿拜师学艺,但也并不此行。这位道士有慧眼,识人知人,看得出找上门来的年轻人骨骼清奇,气质不俗,料定他将来能做大事,便传授两点道理,其中一点就是: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,要轻松不要严重,尤其是眼睛要看东西。

对此,南怀瑾进一步讲述自己的体悟:一般人看花,看风景,看到好的花,就会把眼神盯到花上去,杭州风景那么优美,你出去看风景,叫风景跑到你眼睛里头来。其实这样是错误的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怎样呢?看花,要把花的精神收到自己的眼神里头来。看山水,要把山水的精神收到自己的眼神里头来,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放到山水,放到花上去,那样对花没用,对你也没好处。如此看书、使用眼睛,还只是停留在浅层意思,深入去理解,那是道法作用下最为基础的一条选择,即精神内敛。我依稀记得《庄子》中有一段类似的文字,原文想不起,意思是说要让山水自觉地走进你的双眼,而不是你耗费精神去看它。总之,在南怀瑾看来,学问好、记忆强的人,看书时能够一目十行,不会看书的人,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。对于山中隐者的这番教诲,南怀瑾先生铭记于心,也受用一生。这便是他书剑飘零半生,读书万卷,到老眼睛都没有坏的原因所在。

当我看到这段视频时,心中不禁小小的一惊,为着世事万象之间冥冥的巧遇。十几年前,有一天我坐在南通濠河边上望风景,看人来人往,看到一个小女孩从河边小路上蹦蹦跳跳地过来了,当她穿过一丛藤蔓环绕而成的门洞,置身于河边广场豁然开朗处,随即用脆生生的童声欢呼道:“风景来啦!”跟在她身后的爷爷奶奶闻言展颜而笑,应是被孩童的活泼可爱与童言无邪所感染。是呀,小儿也可爱,风光也无限好。

风景来啦!这种表达真是新鲜,真是别致呢。人们常常走出去寻找风景,捕捉风景,山川河流,需要游人消耗精神主动走向它们,才能走马观花,才能横看成岭侧成峰。这个小女孩打破了固有思维,在她的理解中,濠河风景主动向她迎面扑过去,扑进她清澈的眼眸。向前奔跑的是她,跑进风景里的她是,如如不动的也是她。那一刻,闲坐一旁的我感动于小女孩看待世界的角度,被那一句“风景来啦”所震撼。又觉得这种角度,与陶潜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杜甫的“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”,朱熹的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妙处,只可意会。回去之后,将这一小段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,由南怀瑾讲授关于看书和用眼的视频回想起这段旧日碎片,深感生命与缘分之奇妙。一个垂髫稚子,当然没有看过什么深奥的书籍,甚至大字还不识几个,对于人生还没从外界吸收理论作为自己的支撑,心智还没被开化和遮蔽。天然的,与生俱来的智慧,让她拥有与大师不谋而合的思想和表达。不同之处在于,大师知道自己知道,孩童不知道自己知道。丰子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:天上的神明与星辰,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”大师通过苦修勤练而悟道,孩童因为心灵的无染而天然地拥有真理。需要多多看书、多多反省的,是上智与下愚之间的庸庸俗众。书山有路勤为径,这条行迹稀疏的小径,通向返璞归真的精神家园。

凡事知难行亦难,如何收敛精神,让外界的风景来到自己的眼睛里,值得我们这些大人去尝试和练习。

## 兼得斋夜话

当代艺术的创作是一个扩散性思维的过程,关注、批判、想象、创造、合作、建设,尤其蔑视抄袭和复制。

## 欧阳修的“行为艺术”

□杨谔

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)秋天,才满17岁的欧阳修第一次参加随州州试,答卷语言简练,立意奇警,却因赋不合官韵而落榜。天圣四年,他通过了乡试,但在天圣五年的礼部试中再次落榜。当时文坛风靡的是“西昆体”。西昆体文气浮靡,特点是辞藻华美、属对精工、堆砌典故。这样的文章犹如繁缛的盛装,穿衣者的天生丽质反而退居其次。接受了失败教训后的欧阳修不得不先学习西昆体以应考。天圣八年(1030),他礼部试第一,殿试甲科第十四名。自此以后他一心学习古文,说:“自及第,遂弃不复作。”

西昆体之后,文坛上又冒出了一种“太学体”,佶屈聱牙、食古不化,以艰涩怪诞、滞腻不畅来掩盖文章思想情感的肤浅贫瘠,与西昆体一样,也成了宋代古文运动健康发展的绊脚石。仁宗嘉祐二年(1057),欧阳修趁自己受命知贡举之机,果断出手,运用行政手段痛革文坛积弊,刷新文风。他要求应试文字言之有物,平易自然,凡为文险怪奇涩者,一概黜落!那一科,不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程颢、张载等文化大家榜上有名,还有曾布、蔡确、张璪、章惇等宰相之才,被人誉为“千年进士第一榜”。

论起现今的艺术创作,以书法篆刻创作为例:工巧精微,章法烦琐,幅式妩媚,缺乏情感,一如“西昆体”;大篆、篆刻多用古文、奇字、冷字、僻字,印式、布局效仿六国古玺,千奇百怪,活脱脱当代版“太学体”。

几年前曾在国外多家艺术馆看过不少当代平面艺术展,感受是:压抑、失落、阴冷、荒凉、恐惧、呆滞、支离破碎和不知所措。现在想想当代艺术似乎并非如此。

与传统艺术相比,当代艺术完全打破了艺术门类、行业之间的界限,与日常生活相融通。题材、形制、时长、参与人数、材料、表现手法等没有限制,从传统艺术偏于单向视觉审美,进入到对政治、制度、事件、史学、哲学等领域的话语。当代艺术的创作是一个扩散性思维的过程,关注、批判、想象、创造、合作、建设,尤其蔑视抄袭和复制。相比而言,艺术家本人也更有冲劲、责任感和担当精神;视阈更广,思想也走得更远。

以当代艺术的眼光看,当年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不就是一场超大型的行为艺术吗?那么如今那些优秀的当代艺术所体现的情怀,不就是对欧阳修伟大的人文精神所作出的遥远的回应吗?



春意正浓 吴有涛摄

天下事情,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,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。从政者一定要有这个担当,绝不能因为怕争议而缩手缩脚,该干的也不干。

## “功在怨磨”勇担当

□凌云

们的房子一角拆掉了,等五老七贤回家,已经是既成事实。随便大家怎么骂,事情还是做了。等到马路修成了,连盲人都说,有了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。天下事情,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,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。从政者一定要有这个担当,绝不能因为怕争议而缩手缩脚,该干的也不干了。

前晌,听一位刚进入领导班子的年轻干部说,自从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之后,更加感到改革难、创新难、做人难、做领导工作更难。的确如此。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,干着“有千载之利”的宏图大业。改革发展稳定的很多问题往往无先例可循,需要探索新路径、尝试新方法。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,难免出现难以预料的风险,也不可能不触及一些人的旧思想旧习惯或这样那样的个人利益。因为,人群是分层次的。思想有先进和后进之分;利益又有暂时和长远之分。这样,对待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某些事项,人们的态度就不可能完全一致。有人拥护,有人迟疑,当然也会有人反对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作为领导者,“力排众议”,独断专行,当然不成。因为改革发展稳定是群众的事业,没有群众的支持,只靠极少数积极分子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,这就需要耐心细致地多做思想政治工作,引导群

众向前看,不要斤斤计较眼前一时的利益。当然,也不必强求思想上百分之百的统一。无数事例告诉我们,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事,总会有人说三道四,这也看不惯,那也想不通的;总会有人要等一等、看一看再决定其态度。那就让某些人去想一想或看一看吧!只要我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:“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,我们就要事要避难、义不逃责,大胆地干、坚决地干。”坚持下去,做出扎实的成效,总会有“功在怨磨”的一天。

“功在怨磨”,于从政者而言,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,都要始终肩负起对人民的责任,更需要为人民的担当。“为官避事平生耻”,今天的共产党人,面对多元利益主体、复杂利益格局,面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难关险隘,格外需要克服患得患失、畏首畏尾的消极心态,格外需要鼓起敢于负责的勇气、攻坚克难的决心,以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破解发展和民生难题。以老城小区改造和环境污染治理来说,我们虽然碰到不少的困难和阻力,但仍忍辱负重地去干,毕竟这都是利在当代、泽被后人的好事,最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,把“美丽南通”变成了天朗气清的生活空间,开启了南通人全新的幸福里程……这不就是“功在怨磨”最生动的例证吗?

## 从政杂谈

清人陆川湉的《冷庐杂识》有一则题为“功在怨磨”的记载:明代永乐年间,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浙西治水,初时,民多不便,认为劳师太重,偶有怨言。夏原吉询问当地父老,父老对曰:“相公开河,功多怨多;千载之后,功在怨磨。”夏尚书决心既定,遂亲赴工地规划,使苏杭地区水利有很大改善。夏原吉治水之功永垂青史,而民众之怨则不复存在。有人就此事评论说:“凡举非常之事,鲜不致怨,唯有大识力者,乃能坚忍持之。然必有千载之利,始可排众议以成大功。若利不及久远,而亦强力为之,则悖矣!”由此可见,即使是做一件有益于国家、造福于人民的善事,开始时亦未必会受到万众拥戴、无一埋怨。

现实中,不少从政者非常公正廉明,但有时候公正廉明办事却受到群众强烈的反对。像当年在成都开马路的时候,就发生这种事情。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,连所称的五老七贤也出来讲话,硬是不准开。某将军没办法,请五老七贤来吃饭,这边已经派兵把他